

又是一年春草绿

周明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又是一年春草绿

周明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 成都

责任编辑：曹礼尧

封面设计：韩健勇

又是一年春草绿

周 明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内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960毫米1/32 印张5.25 插页4 字数87千

1984年2月第一版 1984年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7,900册

书号：10118·812

定价：0.57 元

内 容 介 绍

这是中年作家周明的一本散文集。作者是一名文学刊物的编辑，他有机会接触许多作家、艺术家。在这个集子中，他以明快的语言，绵绵的情思回忆了老一辈作家茅盾、吴伯箫以及过早离开我们的诗人李季、郭小川的音容笑貌，回忆了艺术家赵丹生前的信念和追求，记述了萧三、冰心、徐迟、柯岩、刘宾雁等作家的生活、创作，他们的耕耘和播种……这些珍贵的回忆，不但可使我们更深刻地了解当代作家们丰富的精神世界，而且可给我们以力量，催人向上，促人前进。

此外，还有一些篇章是记述其他战线某些先进人物事迹的。读来也亲切感人。

《又是一年春草绿》序

徐 迟

一位挚友嘱托我给这本书写个序，不敢推诿，欣然应命。

这本书是中国园圃协会的一个直接地受协会领导的著名园圃里的，一位园圃工人所著写的园圃学栽培科的，多少年经验的一小册回忆录。预告着将来还可能会有大部头的回忆录问世。

我就是有幸得在这个全国首屈一指的名园花圃里，受到了雨露与阳光栽培的一朵，属于报春花（*Primula malacoides*）品种的现已开败了的小蓓蕾。虽然我已到了萎谢之年了，但想起他和他的同事们怎样为这个园圃操劳，为我的怒放的花期花尽了心血汗水，不能不有点感情激动。

无论中国玫瑰，洛阳牡丹，云南茶花，川藏杜鹃，最红最大最美的花朵也都得要经过花师傅，园圃工人的专家手艺的一番番调养料理，修枝剪叶，才能出落得格外的鲜艳芬芳，显示出仪态万方。

这本书虽然正面让我们看到了尊敬的人，可爱可喜的花朵在不同的场景里的言与行，也让我们看到了这个园圃工人自己的园圃的形象与活跃的为园圃服务的姿态。必须是爱花的园圃工人才能把花养好，但不是所有的园圃工人都爱花的。唯有真正爱花的人，各种有效措施才能跟上去。他的书里让我们看到了爱花者。写到这里，忽又想到那位挚友在嘱托我写序时就嘱咐了我，他说，你可要写得实事求是一些，可不能太赞美。是的，我前面写的，也许太赞美了吧。我想了想，我还是实事求是的，我用的比喻也还不是并不恰当的。谁让他自己也题的《又是一年春草绿》呢！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武汉东湖

目 录

《又是一年春草绿》序	徐 迟
五月的夜晚	(1)
信念	(10)
又是一年春草绿	(16)
伏枥想千里	(22)
绵绵思绪	(25)
秋日纪事	(47)
柯岩印象	(58)
归来	(79)
探索者	(85)
雨中忆	(95)
他还在夜空中闪烁	(101)
艺术家的欢愉	(106)
想起了当年的西北艺术学院	(110)
还是当年的郝建秀	(115)
大自然的儿子	(121)
从台湾来的渔船	(142)
节日，在拉萨	(151)
草原风情	(156)
后记	(162)

五月的夜晚

是一个温煦的夜，一个宜人的夜，一个初夏时节五月的夜。

首都民族文化宫灯火辉煌的大厅里，全国优秀中篇小说、报告文学和诗歌获奖作者同在京作家、艺术家济济一堂，欢声笑语，交流着生活和创作，倾诉着感受和心声……

窗外，夏夜的柔风轻轻吹来，飘拂着五月的花香，飘拂着清新的空气，人们感到舒畅，感到愉悦。

忽然，大厅门口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顷刻，会场里几百双眼睛不约而同转向一个方向，有人惊呼起来：

“邓大姐！”

“王震同志！”

“邓大姐来了！”

啊！邓颖超同志和王震同志频频含笑点头，走

进会场。作为大会工作人员，我们有幸陪同大姐。当我们请大姐（这是大家对邓颖超同志尊敬而亲切的称呼）先到休息室稍事休息时，她却径直走到人群中间鼓掌向大家致谢。而后才进休息室。

当丁玲同志致词、获奖代表讲完话后，大家热烈鼓掌，请求邓大姐讲话。而我们却不敢勉强大姐；一来是中午我在同大姐的秘书联系时，相互讲好了，今晚大姐来不讲话，就是同大家见见面、看看大家；二来大姐已经紧张地忙碌地工作了一天，应该有个喘息了。可是全场的同志一再鼓掌要求，怎么办？这时朱子奇同志走近大姐身边，同她商量。邓大姐沉吟片刻、略加思索后宽厚地笑了，说：那好吧，我就随便讲几句吧。

我们真是高兴极了。立即将话筒移到她的面前。不料她却站起身走到立在地上的麦克风前——那是司仪用的。用宏亮而富于感情的声音说：

“今天得到通知要来，我很高兴！因为宋庆龄名誉主席刚刚病逝，比较忙，我差点来不了。我很想见大家，我想大家也很想见到我……你们要我讲话，尽管没有准备，但我也抑制不住见到了你们高兴和激动的心情，简单的说几句话……”

听到邓大姐这般诚挚、亲切的话语，大家心里热乎乎的，许多人不由得泪水倾注。本来见到邓大姐，人们的心情就格外激动。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

亲切和敬慕的感情。而现在她的讲话又是如此真挚，如此亲切，作风又是如此平易近人，怎能不令人感动？

她接着说：“首先，我表示热烈地祝贺！第二点我就希望你们以后在成绩面前不骄傲，失败了不气馁，继续勇于创作，谦于修改，争取有更多的好的成功的作品献给我国各族人民……

“你们在座的有小说家，有报告文学家，有诗人，还有儿童文学家……不过，我想再补充一点，在这些家的前面再加一个革命家！……”

会场顿时沸腾起来！显然这一个“补充”，是何等好而重要！又多么意味深长！这其实正是老一辈革命家对作家、艺术家的殷切期望。人们报以热烈的掌声，表示衷心拥护。

这时，陪同邓大姐来的细心的秘书悄声告诉我，去把麦克风底下的电线挪一挪，免得大姐讲话时，不小心，给绊倒。我这才忽然意识到大姐已是将近八旬的老人了！可不，经不起任何摔碰了，虽然她的意志是十分坚强的。

掌声平息后，邓大姐继续讲下去。她亲切的语调象是熟人相对，娓娓而谈。她说：“丁玲同志说她没有老。我要告诉大家，我已经老了，但是我不敢老。这是指思想、精神、革命意志说的。当然，按自然规律，人总是要老的。……前些天，我在电

视节目中听到一位得奖的演员朗诵了一首诗，我最喜欢的几句还记得：

春天的后面不是秋，何必为年龄发愁？

只要在秋霜里结好你的果子，又何必在春花面前害羞？

人民的事业与世长存，谁的生命与它结合，
白发就上不了他的头。……

我们大家都为之一惊！邓大姐的记忆力这么好！她居然背诵出这首诗来，而且很富于感情。大家受到深深地感染。当场有许多同志速记下了这动人的诗句。

讲话结束时，大姐谦虚地说：我是一个非常尊重、非常热爱你们的读者。当我受到你们的文学作品的感染和教育的时候，我想到了你们对人民的贡献，对我们国家的贡献！谢谢你们，祝贺你们！

大厅里，又掀起一阵热的浪潮。许多同志情不自禁地站起来，热烈鼓掌。不少人流下了激动的热泪。邓大姐再三摆手致意，会场才逐渐平静下来。

接着，王震同志和杨静仁同志也讲了话，热情勉励作家们写出更多好作品。

茶话会的主持人也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并且代表大家对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表示衷心感

谢。

这时，邓大姐忽然离开了她的座位，缓步走到麦克风前，神情严肃而话语温和地说：“刚才有的同志讲话称我们为中央首长，不要这样！我们不是首长，我们都是人民的公仆，是同志，是你们中间的一员。”说着，她用手指指她和王震同志等所坐的几个圆桌，同会场群众的坐位之间的一道并不引人注目的间距，笑着“批评”说：“看，让我们和大家中间隔着一条‘沟’，不易接近，这可不好哇！”

大伙一听，开始是乐，继而为之一愣！因为谁也不曾注意到这个“细微末节”！当下许多同志不由探起身察看那条“鸿沟”，自然并不明显。仅只半米左右宽的一个间距。然而却被大姐注意到了，而且善意的提出了“批评”，这使与会者深为感动，也深受启发。

不知怎的，见到邓大姐，看到她如此庄重、亲切的举止，听到她如此朴素感人的话语，我们不由地想起了敬爱的总理。今夜，会场里的作家、艺术家们中间，不少人同总理很熟，是总理在文艺界的朋友，亲自聆听过他的教诲。但更多的是年轻一代，不曾见到过总理。如今能够和敬爱的邓大姐欢聚一起，这心情，是多么令人兴奋激动！

当邓大姐刚刚讲完话，人们便自动地走上前，

围拢起她，向她热情问候。许多人带着多年的心愿，鼓足勇气向大姐提出：我们想跟您合个影。大姐慈祥地连连点头说：好！好！顷刻间，只见一拨又一拨的作家、诗人、演员、运动员们亲热地和大姐合影留念。大姐还高兴地特意和一批得奖的女作家照了像。并鼓励她们为女同胞争光。随后又同全体同志合了影。

对我们大家来说，这是多么难忘的一个夜晚啊！

邓大姐的到来确实不易。这几天由于宋庆龄名誉主席的逝世，邓大姐负责治丧工作，格外繁忙。所以今天一个上午，我们曾多次打电话都没有联系上。因为大姐和秘书都外出开会去了。直到中午一时左右，我们实在着急了，就只好打电话到大姐家里。接电话的大概是一位阿姨，她说大姐和秘书还没有回来，她也在等待她们回家吃饭哩。我准备请她留话。说话间，不料她说人回来了。我高兴极了！马上同赵炜同志通话。她告诉我她陪同大姐到大会堂开会去了，刚进门。电话中，我听到她对另一个人交待说：我正接电话。快，把大姐接回屋，休息一下。

我恳切地向她说明：今晚的茶话会，大家都非常希望大姐能来！都很想见到邓大姐。她说：那么请稍等一下，我和大姐商量商量看。此时，我从话筒

中清晰地听到她同大姐的对话，听到了她的转告。大姐问她：那么，晚上中央有没有活动？她说：没有。于是大姐决定来。

多好的消息！

但她叮嘱：这几天连续开会，大姐的身体已很疲劳，晚上来只是同大家见见面，看看大家，不讲话了。我立即答应遵守。说实在的，大姐不顾自己的疲劳，出席我们的茶话会，我们自然非常高兴，但同时也感到于心不安。

夜深了。尽管窗外已是凉风习习，然而大厅里却始终热气腾腾，热情洋溢！当茶话会在欢快的乐声中结束时，人们是多么依依不舍啊！我们代表大家到门外去送邓大姐上车，车子已经发动了，大姐又一次伸出温暖的手，同我们亲切握别。这时我才俯身告诉她说：邓大姐，今晚您来参加会，大家非常高兴！见到了您，好多同志激动地哭了。这时，她微微点头，诚挚地说：“嗯。见到了大家，我也很高兴哇！”

车子启动了。我们伫立在民族宫前青青的草坪上，目送邓大姐乘坐的车子，飞也似的驰向那灯火辉煌的长安街的林荫深处……

次日，首都各报都发表了茶话会的消息报道，其中引用了邓大姐的若干讲话。当日上午，我忽然接到赵炜同志的电话，说消息中把大姐讲的“勇于

创作，谦于修改”一话报道成了“努力创作，勤于修改”，可能是记错了。这不是一个意思。大姐希望发表全文时更正过来。

这时我们正在整理大姐的讲话录音，准备在刊物上全文发表。我说发表时一定改正过来。

不久，邓大姐就去上海参加宋庆龄同志安葬仪式。回到北京后她又让秘书打电话来，说她经过考虑，觉得那次讲话中讲到的“失败了不气馁”一句，似乎说得重了些，还是改成“受到挫折时不气馁”为妥。希望我们在整理稿上改正过来。这，看起来是一句话的修改，实际上是耐人寻味的。它凝聚着老一辈对作家、艺术家们多么深厚的关怀、信任和期望啊！

后来，由于我们在整理讲话录音的过程中，想查对一下讲话中引用的那首诗，它的出处和作者。为此我曾打电话给大姐的秘书问过。不几天，大姐让赵炜回电话说：她想起来了，她在会上背诵的那首诗是《天云山传奇》里的演员在和电视观众见面时朗诵的。希望找那位演员问问情况。

邓大姐，她的工作该多么忙碌、多么繁重哪！可她，为了一次讲话，一篇讲话稿，反复琢磨、推敲，并几次打电话更正、修订，这种一丝不苟、严肃认真和谦逊负责的精神，细致严谨的作风，是多么令人感动！令人钦敬和值得我们好好学习。

至今，这个茶话会，这个感人的讲话，这个温暖的夜晚，深深地深深地印记在我的心海。

啊，五月的夜晚，一个温润的夜，一个宜人的夜，一个初夏时节难忘的夜晚！

一九八一年冬末追记

一九八二年春天改稿，北京

信 念

初夏，一个轻风习习的夜晚，我到北京东城一位老同志家里去看望刚刚访美归来的黄宗英同志。一见面，她就兴致勃勃地谈起美国见闻。谈话中，她说在美国的华人十分关心祖国的情况。由于她是赵丹的夫人，人们常常向她念叨起并表示深切悼念这位杰出的艺术家；由于她又是一位作家，人们也就向她询问起不久前刚刚去世的茅盾先生的情况，并表示深深悼念这位中华民族优秀的儿子、伟大的作家。

于是，我们的话题自然地转到茅盾先生身上。谈到他一生的辉煌业绩，谈到他对中国新文学运动的杰出贡献……同时也谈到他最后的那两封宝贵的遗书。大家都为他没能在生前得悉中央决定恢复他党籍一事而惋惜。

我由于稍稍知道一点情况，便向他们做了解释。不料，在场的人都异口同声地说：这些情况外